

私人语录

## 妈妈的爱有多少

| 鉴明文 |

妈妈的爱可以度量吗？  
可以。

得出这样的判断，是那年的山东之行。正值阳春三月，初暖乍寒，我和几位朋友到山东邹城的孟庙参观，因为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庙把母爱的文章做得非常不错。有这么一面墙就张贴了好几张图，标题是妈妈的爱有多少？图上说，一个宝宝从出生到一周岁断奶，平均每天吮吸母乳800毫升，一年累计292000毫升，约相当于我们日常饮用的可乐1000听左右；人的皮肤可以感觉出下陷0.001厘米的触压，而身为人母的妈妈却能用嘴唇感觉出婴儿前额0.0006摄氏度的温差变化；一位母亲为照料孩子，哺乳期要少睡900多个小时，照料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则要减少6000多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孩子学步需母亲牵手走76000步以上，婴幼儿时期母亲抱着孩子走过的路程长达390公里；子女是母亲最大的牵挂，孩童时母亲大约每天会挂念孩子14次，成人后每天仍会挂念3次，一生大约会挂念孩子10多万次；一个母亲一生大约会做28000个梦，而其中大约会有4000次梦见自己的孩子；唠叨是母亲爱的音符，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中年大约会听到母亲19万句的唠叨话……看着这一组组数字，我心头一震，仿佛有只秤砣挂在了上面，一下子看到了母爱沉甸甸的分量。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些数字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怎么统计的呢？是毛估估出来的？还是背后有大数据支撑？说实话我不得而知，也没有去作深度的了解。但我想既然列出了具体数字，应该是有依据的。比如，平均每天吮吸母乳800毫升，这大概就是一个婴儿健康成长的必然所需，抑或是一个健康母亲平均每天的产乳量。当然也有些是自我能切身感受得到的，比如唠叨，从小到大谁会少听了母亲的唠叨？我以为只要母亲在，那唠叨是一定不会缺席的，至于一个人从出生到中年会听到母亲多少次唠叨还真很难计数，因为中年本身就是一个年龄段，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其实，细细想来关于妈妈的爱有太多生动的描述，也有太多生动的故事，相对于文字的表达来说数字的度量总还是有些枯燥的，只不过用这些数字作框架更加可以搭建出母爱的一片天地。

从山东回来，体现母爱的这些数字就像植入了我身体的细胞，时常在我体内活跃着，总

想为这些表达母爱的数字歌之咏之，直到有一天有幸参观了位于青海省民和县的喇家遗址，才让我对母爱的分量又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喇家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遗址规模巨大，有很多发现都可以填补历史中这一时期的空白，但最让我震撼的却是尘封在遗址中的那份深不见底的母爱。

应该是一座村落吧。在4号房址内，我看到了遗留下来的14具骨骼，有老有少，最小的骨骼据说还不到2岁。就这么一个14口之家，平日里生活的紧巴和富足是难以考证了，但欢声笑语想来还是少不了的，也许就在某天大家笑开的嘴尚没有合拢，忽然就遭遇了天大的灾难，他们本能地想逃脱厄运的魔掌，却一个个被厄运打趴在地。有位母亲是双腿跪于地面的，她企图用身体为怀中的幼儿撑起一个空间，可柔弱的躯体又怎么能扛得住灭顶之灾呢？最终被定格下来的是这位母亲紧拥孩子的形象，并且一定定格就定格了数千年之久，成了伫立在大地上的一座撼人心魄的雕像。看着这样的雕像，谁能不为之动容？

据考证，喇家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处“灾难性”遗址。专家们分析推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地震来袭时惊恐万状的人们从低矮的房中冲向门口，但一瞬间房屋塌了，人们被埋进了废墟。可以设想一下，地震虽然来得突然且可能震感强烈，但低矮的房子塌下来是不至于一下子把所有的生命埋葬的，废墟之中应该会有活口，可还没来得及自救，甚至还没来得及悲伤，却又突遭洪水肆虐了，洪水将这里夷为了平地，仿佛什么也未发生，直到4000多年之后被考古发掘出来……由于喇家遗址中有不少母亲怀抱婴幼儿的遗骸，这里又被喻为爱的遗址。

悠悠数千年，母爱耀人间。现在我们虽然很难想象出数千年前妈妈能给自己的孩子以怎样的照料、怎样的呵护、怎样的付出，但喇家遗址中那些用遗骸书写的母爱，足以让我们深深地体悟到母亲对孩子的爱从来就是可以以命抵命的，而且这样的抵命还是自觉自愿、无怨无悔的，就像泉眼往外溢出的水，汩汩而出，是任何东西都遮不住、挡不了的。

妈妈的爱有多少？我以为妈妈的爱装在了妈妈生命的内核里，许多时候能看得见感受得到，但终究是无法掂量得出的。

亲情一缕

## 念亲恩

| 黄小龙文 |

无锡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老家位于浙江省中西部一个叫兰溪的小县城，自古有“三江之汇，六水之腰，七省通衢”之美誉。母亲河兰江流淌千年，滋养六十万她的子民。如果你对她一无所知，我只要告诉你兰溪是曾抗击非典、埃博拉，如今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疫主将陈薇院士的故乡，你定然会对兰溪刮目相看了。

兰溪的清明节，扫墓，踏青，打清明粿，吃清明粿，标准动作。活人有三节，过年、端午、中秋；故人有清明、七月半、冬至这三节。这个清明节我没有回去，老妈快递的清明粿千里迢迢运达无锡。泡沫箱里还装了两只特小凤，塞满黄皮瓜，快递费比泡沫箱里面所有加起来的东西都贵，但在母爱面前，根本微不足道。我可以想象：母亲一个人揉粉，炒馅，磕印，打糰，烧柴火，捧着泡沫箱到村菜场拐角的快递站，中间会停下来歇力，她气喘吁吁的样子让我心疼。她会亲自把它打包好，寄给远在八百里外无锡城的儿子和孙子们。吃一口，尝到母亲的牵挂，吃一口，母亲就在身旁，家乡就在眼前。

母亲在老家有宅基地，有农村医疗，有集体股份，有优待证，有失地农民养老金。我们户口迁往无锡后，放弃了所有，剩下母亲。农民变得有优越感，国家政策好，成功逆袭。打开包裹，迫不及待把清明粿放微波炉转一分钟，我一口气吃了两个，瞬间唇齿留香，心生甜蜜。清明节每年都有，清明粿也不会消失。母亲手工磕打的清明粿我不知道还余多少口福，还能吃多久？母亲在，她就是家里的宝，而我也是一般的被母亲惦记着宠着。尽管妻儿成群，我的爱心来不及瓜分。母亲的爱，于我是仅有的爱的收入。

清明节没有回家，龙凤难以呈祥。父亲去世以后，无论身处何方，清明节前夕母亲一定会早早回家。给父亲上好坟，再去一趟她的娘家。在家匆匆三两天，母亲再随大姐的专车去上海。上海到无锡，兰溪到无锡，母子间地理距离拉近了一半。父亲走了五年，他的音容宛在。69岁，父亲退休金的本还没收回来，几多遗憾。我忘不了他躺在病床上叹息“人生真是精彩啊”！父亲平生嗜烟酒如命，再加上郁郁寡欢，健康狠狠摔离他而去，死神接住他。父亲临终时双眼噙泪，嘴巴张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最后的回应从喉咙发出，声线无力。他的体温从后颈背消失，身体僵硬泛黄。在袭击父亲的病魔面前，我竟然手无缚鸡之力。

父亲的死对物质世界而言，是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终止。对我的生命而言，山崩地裂，天塌了。有种四面楚歌的孤立无援向我包抄而来。他的魂魄托梦给我，要我坚强走下去。父亲的使命已经完成，活生生的一个人，孤零零的一座坟，一晃已五年。他的笑容挂在墙上，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活在回忆里。他制造了我，养育了我，病魔吞噬了他，干干净净，化为一缕青烟，归为尘土。我相信有来世轮回。

谁能陪你到最后？不到最后一刻，老天都不知道。也许，我更愿意睡在父亲身边。就像他小时候抱着我，用胡须扎我的脸。那个静寂的小山村，是回忆里永不褪色的城堡。

私人语录

## 该放手时须放手

| 刘浩文 |

冯梦龙《醒世恒言》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放手和闭口，百岁安宁有八九。”

该放手时须放手，大抵可以适用于感情、名利。这已包含了人生之事的大要。

执着不放手，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感情，反而有时是自取其辱，伤人伤己。《苔丝》里的亚雷为了得到苔丝，用尽计谋，最后落得个被苔丝恨之人骨，用利刃杀死的下场。尘世间的一些痴男怨女，为了得到对方感情，不惜以死相逼，更有甚者不择手段，所有不入流的计谋都用上，可是如此这般得来的感情又岂是真正的感情？无非是一地鸡毛，鸡飞蛋打罢了，正应了《红楼梦》的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见，感情的事，心到意到便好，是有情人，终能成眷属。若无情，强绑着在一起，岂能有幸福？要得真情，切莫强求。

对于名利，更要有一颗淡然之心。君子爱财，终须取之有道，取之有度。现今社会很多人对财富的追求何其执着，为此而本末倒置的事

情何其多，不说为了财富，以身试法，终陷囹圄，这当然不值得同情和可惜，单说那风华正茂之年纪，就因追求所谓的财而操劳过度，患上重病，甚至丢掉性命，岂不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上的李斯，一生追求权势，无所不用其极，曾经他的权势也的确达到人臣的顶峰。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权力与财富奋斗一生的人，后因权力斗争被那指鹿为马的赵高陷害，在他人生最后关头的愿望，竟是与自己的儿子“牵黄犬逐狡兔，其可得乎”？兜兜转转一圈，末了最想要的竟然还是最初的生活。可见对财富、名利的追求，不可太执着，因这些实在都是过眼烟云。

值得注意的是，事事都放手，人生也不免遁入虚无。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坚守，绝不放手，那就是对自己的责任不能放手，对崇高的追求不能放手，对正义的追求不能放手，虽九死其犹未悔。唯如此，才是真正懂得了该放手时须放手的真谛。



红沙漠

摄影 邓艾菁